

躲藏的人

The Hunted

(英) 艾利克斯·希尔 著
谢珺容 译

全球畅销小说《天蓝色的彼岸》姊妹篇
关于生命真相 成长历程的完美寓言



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躲藏的人

The Hunted

(英) 艾利克斯·希尔 著
谢琄容 译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6743

Text Copyright © Alex Shearer 2005, the origin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Macmillan children's Books in English, lond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躲藏的人/(英)艾利克斯·希尔著;谢珺容译. —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5301-2034-7

I. 躲… II. ①希… ②谢… III. 小说—英国—现代 IV. 1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7192 号

躲藏的人

The Hunted

(英)艾利克斯·希尔 著

谢珺容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16开本 17印张 120千字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978-7-5301-2034-7/I·7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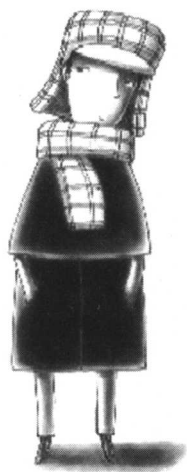
定价:21.8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目 录

- 1 真正的小男孩 /1
- 2 钟点儿童 /15
- 3 世界的报复 /43
- 4 陌生人 /61
- 5 过生日的男孩 /75
- 6 基因配对 /97
- 7 继续上路 /117
- 8 豪华的监狱 /135
- 9 拍板成交 /153
- 10 临别纪念 /167
- 11 小婴儿 /179
- 12 诱拐 /191
- 13 逃跑 /209
- 14 童话之城 /217
- 15 所有的岁月 /243
- 16 维吉尼亚小姐 /265

1 真正的小男孩





“我跟你说，孩子，”狄特说，“有一天，等你长大了，你就一文不值。这个世界，年轻才至关紧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太稀罕了。人们不像从前一样出生，也不像从前一样死亡。他们想尽办法，用手指甲盖、脚指甲盖也要抓住青春。青春是唯一。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看上去挺年轻，不过都是虚假的。我说的，是真正的年轻，孩子，你就有这个宝贝，至少还可以有那么一段时间……只是不长久。即使是你也不行，你需好好记住，趁这宝贝还在，好好利用。总有一天，你会老得和我一样。趁着还能赚钱，就要赶紧去赚。”

泰伦没想过赚钱。至少，今天不想。他渴望看到同龄儿童——与他一般大，可交谈、可嬉戏的伙伴。不过，他已连续数周没有见到了。如同大多数东西都属于有钱人——大多数儿童也属于他们。泰伦当初也属于一个有钱人，后来狄特打纸牌把他赢了过来。至少狄特是这么说的。他的主人喝醉了，拿他作赌注押牌局——最后果然押错了。

然而，他又是如何跟着那个有钱人的？那样一个人，不可能是他父亲。不会有父亲把自己的儿子拿去押赌局。总之，那都是极遥远的事了，远的让人失却记忆。多年以来，他只认得狄特，还有狄特身边走马灯一样的女人。偶尔，他甚至需要尊称她们一声“妈妈”。然而，这些女士总是很快就对狄特——或者是他与狄特——感到厌倦以至唾弃。于是他们就得收拾背包走人。再过几个星期，又要把别的女人叫做妈妈。

她们中间有一个，曾经想过把泰伦偷走。他也做好了准备，想和她一起走。不巧被狄特察觉了。他对类似的麻烦总是有着灵敏的嗅觉。整整一天，他都将泰伦牢牢地圈在视线之内，直至那女人走出很远为止。

泰伦时常想起她。也许她真的想要他，也许只是像狄特那样，想用他



来赚钱，那么等他长大长高，她也终于会抛弃他。他就会像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一样，只值一天的工作（或只是一天的偷窃）该值的一点小钱了。再过数年，连狄特也不会收容他。究竟还有几年呢？

“嘿，振作点！想什么呢，孩子？”狄特打断了他，眼睛紧盯着他，似乎要读出他的思想。

“离你长大还早着呢。再说了，还有 PP 手术呢。不过你得在小的时候做这个手术。过了年龄就没用了。太晚了。你觉着怎么样，孩子？你说呢？去打一针 PP 怎么样？我给你出钱。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你，和我。你可以从薪资里拿钱来还我。分期付款。当然，这可还得很长一段时间，这是笔大投资。我手上没这么多现钱，说真的。你难道不想永远做个小孩吗？想想，永远做个小孩，在这个到处都是老人的世界里。你会成为全城的宠儿，就像电影明星一样。你觉得怎么样？”

泰伦一言不发。两人都没再说话，一路前行，各怀心事。狄特想的是，如果泰伦做了 PP 手术，他就衣食无忧，一辈子也不愁了。泰伦想的是，狄特大概忘了最基本的一件事——现在做 PP 手术是违法的。任何人卷入这项手术，就可能遭致终生监禁。终生监禁。在这个年代，终生可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现在的生命似乎没完没了，过了又过，过了又过。

尽管如此，PP 手术仍不乏诱人之处。它意味着永葆青春。这也是手术为什么叫 PP 的原因。就是小飞侠彼得·潘（Peter Pan），那个永远不会长大的男孩。永远是个小男孩，这还是有点好玩，不过……

一个男人，身边带着一个小男童，朝他们走过来。泰伦的心如小鸟一般，雀跃欲飞。男童和他一样——年龄、身高都很接近。他已数星期没见



真正的小男孩

过与自己一般大的儿童，更别说与他们一起说话嬉戏。

“狄特……”

“我看到了，看到了。好吧，给你十五分钟，如果他们家大人同意的话。”

然而，随着对方越走越近，泰伦发觉，那个小男童有点不对劲——他不是真的。也许很多，甚或大多数成年人都看不出端倪。泰伦却看得出。狄特也看得出。

“那不是他父亲，”狄特说，“他很在乎他，就像我在乎你一样。”

男人个子很高，金发白肤。男童深色皮肤，黑色卷发。两人没有可能是父子。

“嗨，你们好。”双方越走越近，狄特说，“看来我们在做同一门营生。”

金发男人上下打量一下泰伦。

“是，”他点点头，“似乎如此。”

他们停下来，说话。

“还好吗？”狄特问。

“还行。”金发男人说。

“你的？”狄特问，朝男童点点头。

男人摇摇头。

“搭档。”他说。

狄特的眼睛眯起来：“他多大了？”

“比我大。”金发男人说。他看起来约四十岁。

“真棒，”他说，“很贵吧？”



躲 藏 的 人

“贵得吓你一跳，”金发男人说，转向男童，“是吧，查理？”

“是的。”男童点点头，眼睛盯着泰伦。泰伦却有意躲开，不去看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充满惊恐，小小的漆黑眼睛，但却压根不属于儿童，像是属于什么不知名的生物。

男童开口说：“嗨。”

“嗨。”泰伦说。

狄特朝两个男孩点点头。“你们认识一下，”他问，“他有没有碰到很多同龄人？”

“他碰到很多同龄人，”金发男人笑，“他只是很少碰到相同尺寸的人，我想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泰伦研究男童的脸。

“你多大？”泰伦说。

男童踌躇一下，说：“很大。”

“害什么臊，查理，”金发男人说，“告诉他你多大。”

查理没有言语。

“他四十八岁。”男人说。

男童有点恼怒，“不要告诉他，”他说，“他现在不会和我玩了。”

没错。泰伦不会和他玩了。他倒退一步，慢慢从这个四十八岁的男童身边移开。

“好吧，该走了，”金发男人说，“有人预订了他一个小时，我们得去吃点东西。”

“好。再见。”狄特说。



真正的小男孩

“再见，”金发男人点点头，不过听起来似乎并没有可能。“我们明天就得走——到别的城市去。是吧，查理？”

“是，当然，”查理说，“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一个接一个，一天接一天，一小时接一小时，扮演别人永远不可能拥有的小孩。棒极了，简直棒极了，真是讨生活的好法子。”

他回头注视泰伦。

“永远不要做 PP 手术，孩子，”他说，“永远不要。长大，变老，然后死去。永远不要做 PP 手术。听我的。”

“嘿，够了，查理，”金发男人说，“我可不在乎，管你是不是什么搭档，是不是比我老，别忘了你就三寸大，看我不把你放在腿上，打得你落花流水。”

查理抬起头，瞪着金发男人。“你试试看。你打我看看，看看有没有第二次。”

金发男人想做出大权在握的样子，不过似乎并不奏效。

“祝你们好运，”狄特说，急着想要离开。他可不想听到用这种方式谈论 PP 手术，至少不能当着泰伦的面。“不耽搁你们。”

两个男人，带着两个小男孩，分道扬镳。黑发男童不停回头，对泰伦高声叫嚷：“记住我说的话，千万要记住！”

“够了！查理。”金发男人说，伸手拧起他的耳朵。男童抬起脚后跟，狠狠踩了一下男人的脚，一边发出尖厉的叫骂声。

“下次再这样，我会拿削笔刀戳你。”男童说。

泰伦和狄特继续往前走。这条路泰伦极其熟悉，可以说太熟悉了，激不起任何兴趣。不过，有一个地方总是能吸引他的视线，这是一道通往小



躲藏的人

剧院的门，门前的海报栏贴着好些照片，上面是一个十一岁左右的小女孩，站在小剧场的舞台上，穿着红色的踢踏舞鞋。

“小舞鞋维吉尼亚小姐，”海报上写着，“五十五年，可爱如昔，舞蹈不止。”

狄特停了下来，赞叹不已。

“这才是专业人士，”他说，“真正的专业人士。这就是我说的，你看到没？五十五年，可爱如昔，舞蹈不止。你也可以这样。”

泰伦耸耸肩。五十五岁看上去似十一岁，而且还一直不停地跳舞，没有比这更恐怖的事了。

“她可不在乎，看到没有，孩子。人人都知道她做了PP手术，那又怎么样？她没有遮遮掩掩，人人都来看她，她是真正的明星。”

泰伦盯着海报的另一边，那里贴着小舞鞋维吉尼亚小姐的其他照片。同样是站在舞台上，戴着姜汁色的假发，大概是在演唱音乐剧《孤女安妮》中的《明天》。照片下有一行字，写着：“小舞鞋维吉尼亚小姐——人见人爱的小甜心。快来欣赏她的舞蹈——你梦中的女儿。”

狄特摇晃着头，“你也可以，孩子，”他重复说，“你也可以。你梦中的儿子。坦坦荡荡，不必遮遮掩掩，照样活得好好的。人人都知道她五十五岁了。他们每年都会改一次年龄，我第一次来这个镇上的时候，牌子上还写着，‘小舞鞋维吉尼亚小姐——四十三岁，可爱如昔，舞蹈不止。’她从那时候就在跳舞，现在还在跳。要我说的话，她还会一直跳下去的，直到她落幕的那天为止，即使是到了二百一十岁，她还是人见人爱的小甜心。一定是的。”



真正的小男孩

ZHENZHENG XIAO NAHAIR





躲藏的人

他盯着海报栏，神情迷醉，大约是在幻想小舞鞋维吉尼亚小姐做人见人爱的小甜心可以挣多少钱，从现在直至她生命结束的最后一个时辰。或许，他是在替她筹划该如何花掉这笔钱。

“可是，她永远也不会长大。”泰伦说。

“什么？你说什么，孩子？”狄特问，似乎突然回到现实。

“我说，她从来没有长大，也永远不会长大。”泰伦说。

狄特盯着他，露出一一种既遗憾，又好奇，或许还带点怜悯的表情。

“长大？”他做了个鬼脸，“你觉得——长大这事儿，很重要，很有趣吗？这个世界满是成年人，孩子。他们的人生漫长而又漫长，直至无比厌倦，恨不得自己从来没有出生过。他们看上去年方四十，行为举止年轻洒脱，永远追逐时尚潮流，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古老如岩石。那些抗衰老的药片，它们可以阻止你外表腐烂，可是孩子，它们并不能修补你的内心，不能挽救你的‘厌生怕死抑郁症’。没有药丸可以治疗。

“但是，如果你做了PP手术，你就永远不会有这种感觉。至少他们都这么说。抗衰老药可以阻止成年人衰老，但是PP手术却可以省却成长的烦恼。你可以永远年轻、快乐、满怀希望，你会一直唱歌跳舞——就像小舞鞋维吉尼亚小姐一样，人见人爱的小甜心。看看那张小小的天使面庞，那些小小的可爱发卷。你自己也是小孩，你不会知道。但是对于我，她就是天下最最可爱的东西，就像我自己曾经梦想过的女儿。辛苦一整天，回到家中，看到她那张安琪儿一样的小脸，满头的小卷发，一切的辛劳都那么值得。”

泰伦本来想问问狄特，他什么时候辛苦工作过一整天，话到嘴边，又很明智地收回去了。就泰伦所知，狄特根本是什么也不干，就靠着他过



日子。

狄特继续欣赏小舞鞋维吉尼亚小姐的照片。他似乎对她真的有感情，就好像她真的是他从来没有拥有过的女儿一样。

大门外，人们慢慢排起一条长龙，等待着购买首日演出票。有的还戴着维吉尼亚小姐的徽章，显然是她的忠实的“粉丝”。

“我希望她今天会唱《好船棒棒糖》，”一个女人对她的丈夫说，“她已经很久没唱过这首歌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大门打开，人群推搡前进，观众纷纷付钱、买票、走进昏暗的小剧场。他们不知道，小舞鞋维吉尼亚小姐已经坐在化妆间，正在穿她的紧身裤和踢踏舞鞋——间或还会端起一杯威士忌，啜饮两口。

“走吧，”狄特看了看表，对泰伦说，“我们得去吃点东西，然后我带你去见客户。正好一个小时，不用装腔作势，就是做个小男孩。我在外面等你，然后休息二十分钟，再去见下一个客户。来吧，孩子，还在看什么呢？走了。”

大街上的人群。泰伦注视着大街上的人，长龙里的人，他们排着队，掏钱来看小舞鞋维吉尼亚小姐，踩着银色的踢踏舞鞋跳舞，长着小女孩儿的身体，穿着小女孩儿的衣服——尽管她已经五十五岁了。这些人群中的面孔，每张都不一样，但是在某个奇特的地方，却又似乎每张都一样。

红灯一亮；他们就都停了下来。没有任何人往前踏出一步。

是的，时间也停止了下來，不再从他们身边溜过。人人都看不出年龄。看上去都是四十来岁，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耄耋之人看上去像四十岁，百岁老人看上去也像四十岁。你可以一直活到一百五十岁，看上去也还是四十岁。还有的人活上了两百岁，最后终于魂归天国，看上去也还是



四十岁。

“妙极了，医学奇迹，”狄特说，似乎读懂了泰伦的心思。他的这个特殊能力总是不断冒出来，把小男孩吓一跳。他并不觉得狄特是个有头脑的人，但是他似乎有无穷的精明和滑头。他有一种街头智慧：深谙怎么抓住机会，也懂得洞悉人们最深处的欲望。

“走吧，我们吃点东西去。汉堡包？”

“好。”泰伦说。

他们朝汉堡店走去。临进门的一刹那，泰伦回过头，看着通往夜总会的小路。那里是小舞鞋维吉尼亚小姐的家。人见人爱的小甜心。他忍不住想，到了五十五岁，看起来还像个小女孩儿，永远也不衰老，永远也不长大，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一个小女孩，永远也不能长成女人；一个小男孩，永远也不能长成男人，内心会是什么样的呢？

“过来，孩子。时间不等人！”狄特催促着。泰伦跟着他，来到柜台前，点了汉堡、可乐和薯条。

“快一点。”狄特对服务生说，“我们可不想等一整天。”停了停又说。“快餐嘛，就是要快，对不对？”他嘟哝着对泰伦说，“这年头，就连快餐也不快了。”

是的。时间不等人，时间永远在流逝。但是，对于那些排着队，永远四十岁的人来说，时间却是静止的，至少貌似如此。每一天都像是永恒，每个下午都似乎不知如何打发，每个黄昏都无穷地延伸，直至永远没有尽头的黑夜。人生苦长。在你把所有可做的事情做完之后，你又该做些什么呢？在你把一切该体验的事情都体验过，一切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一切该读的书都读过，一切该听的音乐都听过之后，在你熟知了每一支交响乐的



旋律、每一首歌曲的音符、每一个剧情的转折、每一件艺术品的笔触之后，你又做什么呢？你又想做什么呢？

你会走到街上，为自己买一张小舞鞋维吉尼亚小姐的演出票——五十五年，跳舞不止，人见人爱的小甜心，永远的快乐源泉。你会坐下来，梦想自己永远也没有过的女儿，一直想要的儿子，从来没见到也永远不会见到的子孙。

你会梦想你一直渴望的家庭，孩子们在后院玩耍的声音。你会梦想一大堆等着清洗的衣服、成摞的碗盘、混乱的房间、吵闹的声音。你会梦想生日的晚会、吹蜡烛的声音、圣诞节、婚礼、洗礼以及成百种不同的场景。你会梦想他们的涂鸦、他们的童车。就这样，你坐在黑暗中，在小舞鞋维吉尼亚小姐的歌声中、舞蹈中，沉浸于你自己的梦想、忘却、回忆。她就是你最可爱的女儿。等到最后，掌声响起，有的时候，甚至还没来得及鼓掌，你就已经抬起手臂，用温热的掌心，轻轻抹去面颊上的一滴眼泪。